

新疆肖像文库

小说卷

矫健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葡萄的精灵

这是新疆小说界的一次整体亮相，是一个新疆老中青三代小说家精神聚合的场所，也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学光芒的一次历史性绽放。其展示的是新疆背景下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是新疆人对自身及脚下这片土地的深度体认、感知和深情表达。

新疆是盛产史诗和故事的地方，本书所收入的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满、蒙古、柯尔克孜等不同民族的三十四位作家的代表作，蕴含着他们热烈而诚恳的新疆心。他们从各不相同的文化角度出发及抵达。作品中朴素的人性光芒、大胆的艺术创造和不朽的探寻目光等，必将给新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带来良久回响。



葡萄的精灵

矫健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小说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的精灵/矫健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4

(新疆肖像文库·小说卷)

ISBN 7-228-10037-9

I. 葡… II. 矫…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163 号

文库策划 陈 漠

责任编辑 刘光宏

装帧设计 王 洋

葡萄的精灵

矫 健 主 编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16212 2825887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新

疆

序言

肖

像

太阳对面的新疆

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一套丛书，一帧新疆精神肖像。

2006年春节前后，我们邀请的几位主编担当了此项重任：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稿和图片里跋涉、体味和挑选着，新疆人写（画、摄）的，以及写（画、摄）新疆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新疆的精神高度正经受有史以来大规模、有特色及最挑剔的检阅和梳理！

大约一百五十万字的文字作品，三百二十多幅绘画、摄影作品，以“新疆肖像”的名义，以小说、诗歌、散文、跨文体、绘画、摄影六卷本的方式站在一起，来到我们手中，成为我们敬仰和依靠的语言现实，成为一座新疆的精神雕塑。

换句话说，这肯定是一个关于新疆文学艺术的惊喜与传奇。“新疆肖像”文库所承载的价值和内涵早已超越了其图文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整体性呈现的是一个能够体现重大人文价值和灵魂高度的精神的新疆。是关于辽阔新疆大地气质的一次面对面的端详、体认和抵达。

深居于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的新疆，是一个广大和神奇得令人心痛的地方。其不朽魅力在于：这个看起来被时间遗忘了的地方，却隐藏着天大的时间。它美得忘记了美，华贵得忘记了贵，广大得忘记了大！

季羨林先生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这里——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季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兴衰仍将决定于这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已远非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是明显超越了一种地域范围的文明概念和精神标尺。是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多色人群、多类思想等多番碰撞融合后的崭新疆域。甚至可以说,新疆是一个天然的文明通道,是欧亚大陆正式对接的世界的十字路口。

当横贯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以三条分支由天山南北经过的时候,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注定要承载起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使命;当法显、智猛、玄奘、鸠摩罗什等高僧把天竺(印度)的佛法经新疆传入真丹(中国)之后,整个西域大地都泛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当张骞、班超、马可·波罗、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以各不相同的使命由此路过的时候,他们的脚印已无可动摇地镌刻于新疆的土地之上。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与景教),以及西域的巫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等,无一例外地由这里传入中原,而中原的养蚕术(丝绸)、造纸术、印刷术、治国良策、伦理道德、自然科学乃至茶叶、麝香等,又从这里传向了世界。罗马和长安之间已不再遥不可及!

这样的地方才是大地方,是那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诗意盎然的地方!

是的。是这样!新疆是每个人一生中必须选择一个时刻至少抵达一次的地方。是那种去了还想去、去一次记住一辈子的地方!据我们所知,无论探险者、学者、艺术家、大学生或观光客,每位到达者都能从新疆体味并寻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凡是经受过新疆阳光照晒、风沙洗打和雪山凝视的人,都会如沐神恩,并在离开之后无可救药地想念新疆。新疆明丽而幽深的光芒会无声地照耀他们一生!

我们在新疆生活。这里饱满的阳光、空气、尘土、雪水和花香早已渗进我们的皮肤及血液。新疆的气息就是我们的气息。然而,面对广大无边的美好新疆,我们

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许，真正的尊敬和爱永远是说出口的！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自己用笔写什么，而是新疆教会了我们使用笔。新疆要求我们洞察事物、看穿事物。要求我们用人道的、廉洁的、湿润的和美的眼睛说话。

在新疆，别的不说，光是沙漠就有写不完的故事。那种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眼皮底下。

本来，一座沙山在家门前长得好好的，可一觉醒来你却发现，沙山不见了！它被夜晚的一场大风搬运到几千公里以外去啦！

一场昏天黑地的沙尘暴过后，帕提古丽外出放羊的儿子和羊群再也没能回来。由于风沙肆虐，全村人都搬走了。但帕提古丽宁死也不肯走——她要坚守在家里等儿子回来！无奈，搬走的村民们只好每隔半个月轮流骑骆驼给帕提古丽送一次馕。二十多年过去了，帕提古丽已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但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扫帚，把门前的沙土路仔细打扫一遍——她怕儿子回来时认不出家门了！

如果波德莱尔对“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间”感到惊奇的话，那么，在新疆，米兰、楼兰、且末等绿洲城市一夜之间藏身沙海，则是一种悬疑千古的时间之谜。是让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终其一生都想靠近并探寻的时空之门。

对许多的观光客而言，吐鲁番的高昌、交河两大故城只是死城而已。即使是考古学家或地理学家，也只会煞有其事地说：当地干燥的气候条件保护了这些故城。

但真正的艺术家们不这么看问题。日本作家井上靖坚持认为，高昌故城坚守千年于此，是因为一句誓言。他相信，高昌国灭亡那天，城堡里全体居民聚集广场誓约：在他们死去数百年后，要再次在该城聚会，并举办赏月盛宴。为了等待这个夜晚，故城废墟才耐心地保持着原貌，没有崩毁！井上靖期待着这样的时刻：“在一个月明之夜，从不远处的翠菊古墓群里，所有的死者都会出来。男男女女，穿着伊朗式的服饰，骑着骆驼，奏着欢快的乐器，向废墟走来。”

这肯定是一个神性的时刻——是那种激情勃发、诗意饱满的夜晚。种族、宗教、风俗、历史、文化乃至时间空间的界线被模糊，沧桑而忧伤的记忆复活，重逢的喜悦和欢乐的愿望放大。一种在时间内部深久发酵过的、令人回味无穷的高纯度

情感集体性喷发!

当然,这肯定又是一个难以预料时刻。伟大的情感和作品的诞生并没有先兆。它们产生于冥冥之中,产生于高天厚土之间,产生在那种可以被感知和无限误读及捕捉的神秘之地。它们永远只垂青于那些高尚而深沉的心灵。

新疆的特殊魅力在于它能够不动声色地吸纳一切生活元素,并将各种生命味道幻化成自己的味道,把大地的气质转变成人群的气质,把艺术方向确定为生活方向。新疆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多种信仰、奇特观念、丰富的生命追求糅合而成的多元态混合文化。其文化贡献虽然是边缘的、无声的和缓慢的,但却是积极和丰富的,是持续渗透的。其艺术的兴味及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欧亚大陆的交叉路口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一种精神上无法无天的创造与漫游的现实,一个为所有作家、艺术家们所梦寐以求的福地!

大约两年前,我们开始考虑策划出版“新疆肖像”文库事宜。当时曾拟定了新疆、聆听新疆、触摸新疆、人文新疆及西极马等十多个名字,力图构建一套集萃各民族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精品书库,铸建一座新时期新疆文化丰碑。

最初的构想是:作为古丝绸之路重地,深居于亚洲腹地的新疆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间站,被称为宗教、民族、民俗、语言、文化的博物馆,不落幕的民族博览会和语言的联合国。各族族群在这里居住或游走,多元文化在此积淀。加之特殊的地理地貌、气候条件和典型的绿洲荒漠大山等自然状态,新疆成为传奇之地、神性之地,是文学艺术家们心目中灵魂的边疆,值得终生触摸或守望。

新疆还是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主要叙述地域,也是《福乐智慧》和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的诞生地。

近几十年来,新疆文学艺术几度繁盛,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艺术家。新边塞诗和新生代诗群异军突起,成为中国诗坛重要力量。新疆散文高地日渐隆起,小说、绘画、摄影等艺术样式也风头正健,不断给中国文学艺术界以冲击和惊喜,呈现出生机勃勃、后劲十足的发展格局。

此外,我国政府正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精神的坐标和文明的标尺,文

学艺术是人类自古以来天然直接而有效的社会和谐样式。文学艺术作品对人的行为准则和思想能力具有无可估量的渗透力及影响力。因此,系统而全面地精选并出版新疆文学艺术书库,既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文学艺术事业的一次全景式梳理、检阅和总结,又是立体构建辽阔新疆精神大厦的重要尝试,对新疆文明建设及社会发展意义非凡。

“新疆肖像”文库是全面系统地向世界介绍新疆文学艺术创作成果的重大文化出版项目,牵涉的人员多、时间长、内容广,其开创性、建设性和艰巨性不言而喻。我们的设想是,本文库选题范围不限——一切能够体现新疆精神文化高度的文学艺术样式,均可列入出版视野。如果可能,我们计划将其作为未来新疆的一个长期文化出版工程来对待。适时推出诸如长篇小说、网络文学作品、音乐、评论、校园文学、励志文学、民间文学等卷本。新疆作家(艺术家)写的和写新疆的一切优秀作品,都是我们所深切期待的。

列入本文库首批出版计划的六卷本作品,是我们特别约请新疆具有实力和影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画家、摄影家精心选编的。我们信任他们的选择视角及尺度。所选作品属于个性化色彩和客观性兼具的新疆文学艺术精选本,有效体现了他们独特的选择视野、眼光、胸怀和智慧。

《大地向西》(诗歌卷)无疑是最具包容性和经典性的选本。由于我们的选题与诗人沈苇想编辑的新疆诗选不谋而合,故主编工作进展顺利。新疆不同时期及国内外近百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入选。

评论家韩子勇主编的《深处的漫游》(散文卷)是极富创意的选本。他的最大愿望是将本书编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疆美文地图。关于所选作家及其作品的精妙点评,似乎一下子激活了整个散文读本。作家矫健主编《葡萄的精灵》(小说卷)时,还特意邀请著名作家赵光鸣、刘亮程等担任编委。摄影家、著名记者沈桥、毛咏放弃了春节去外地拍摄的机会,青年女诗人南子及时选配精妙文字,终于使《漂泊的镜头》(摄影卷)顺利交稿。

调整幅度最大的是绘画卷。经过多番波折之后,我们决定按照出版主题选稿。依

照时间逆向流动方式,通过人、大地、故事、欢乐、手艺和探索等内容,把艺术的新疆立体呈现于《沙漠玫瑰》(绘画卷)中,达到了预期效果。

《冰峰上的沙尘暴》(跨文体卷)是我们极为看重的一个选本。我们希望它成为新疆具有真正的探索(先锋)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新疆文学写作读本,并能为新疆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谋求一个方向,一个范式,一种全新的视角及可能!青年小说家卢一萍三易其稿,终于使几十篇各类精彩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

米斯特拉尔说,一支歌(一部作品)是事物在我们身上造成的爱的创伤。也是我们给世上美的事物的答复。

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充分体现新疆精神气质与高度的这些精美艺术作品来到了我们面前。它们虽然不够全面系统,也可能不够完美、不尽如人意,但它们肯定是人道的、杰出的和饱蘸着思想与爱的光芒的。它们向我们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们个人的作品,而是新疆乃至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是我们生活、历史、梦想及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个体生命而言,我们迫切需要这一切。需要一种更为高级、踏实又痛快淋漓的表述。我们渴望一位为我们阐明自身的人,那位代表着美德和爱的高尚的命名者!

我们力图从人群中寻找这样的人和作品。我们还将继续寻找下去。

2006年2月25日

新

疆

目录

肖

像

太阳对面的新疆 (序言) / 1

王 蒙 | 葡萄的精灵 / 1

安 静 | 将军的故事 / 8

朱 定 | 美国专家“为什么” / 24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 40

周 非 | 被跌碎的浪花——两本日记的残页 / 53

唐 栋 | 兵车行 / 73

姜付炬 | 防疫 / 90

尚久骏 吴云龙(满族) | 书记手册里的故事 / 96

买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	胡须风波 / 113
乌提库尔·马合木提 译	

祖尔东·萨比尔(维吾尔族)	邻居 / 122
郝关中 译	

郭绍珍 | 三乘客 / 136

赵光鸣 | 绝活 / 146

朱马拜·比拉勒(哈萨克族) | 白马 / 157

江水寒 | 营养研究所纪事 / 162

吴连增 | 小溪从心上淌过 / 174

虞翔鸣 | 山谷·小屋·女人 / 189

谢 刚 | 考场内外 / 200

巴音夫(蒙古族) | 黑皮包 / 209

白 练(回族) | 朋友 / 214

艾斯别克·奥汗(柯尔克孜族)	没有睡意的夜晚 / 223
阿地力·朱玛吐尔地 译	
韩明人 兵歌三章 / 227	
王 正 虾祭 / 245	
胡尔朴 稚朴 / 258	
董立勃 马刀和箫 / 260	
程万里 流星 / 279	
刘 岸 季节的风 / 292	
矫 健 本厂内部消息 / 307	
施祥生 徐老师 / 318	
红 柯 吹牛 / 329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无痛 / 338	
徐 庄 好好拾掇他 / 347	
邱华栋 大额尔齐斯河 / 356	
陈 漠 一个人和一条河 / 365	
周军成 有时间来看看 / 375	
矫 健 后记 / 377	

葡萄的精灵

王 蒙

穆敏老爹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而一个严肃的穆斯林，是既禁烟又禁酒的。

有一次，生产队的管理委员会在我的房东穆敏老爹家召开。会上，老爹对队长哈尔穆拉特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安排生产没计划，致使场上的粮食大量受潮变质，老爹说了句：“头脑在哪里？”

哈尔穆拉特虽说已经四十岁了，还是个火暴性子，听了老爹的批评立即把头上戴的紫绒小花帽摘下，露出剃光了的尖而小的头。与他的一米八的身高相比，他的头实在太小了，头顶之尖，令人想起鸡蛋的小头。我在一旁闲坐旁观，看到他的头颅真面目，几乎笑出声来。

“就这儿，我的头！”哈尔穆拉特喝道：“看见这帽子了么？真正的绣花帽，不是路上拣的，也不是偷的，伊宁市巴扎十二块钱买回来的！”

类似后面的话我常常从人们的争吵中听到，揣测它的意思是通过强调自己的帽子的价值和尊严来表述自己的脑袋和整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维吾尔族，确是一个讲究辞令和善于辞令的民族。

队长一着急，老爹就笑了，别的队委也笑了，旁观的阿依穆罕大娘与我也笑了。笑声中副队长批评哈尔穆拉特说：“契达玛斯！”这句话直译是“受不了”，意译是“小心眼儿！”

哈尔穆拉特也尴尬地笑了，为了挽回面子，他慷慨地打开自己

看见这帽子了么？
真正的绣花帽，不是路上拣的，也不是偷的，
伊宁市巴扎十二块钱买回来的！

的烟荷包,拿出一沓裁好了的报纸,每人发一条,然后一撮一撮地给大家分发金粒中杂有绿屑的莫合烟。

显然是在分发纸与烟的过程中得到了灵感,队长忽然给从不吸烟的穆敏老爹手中塞了一条纸,并宣称:“今天我们要请穆敏吸烟,不吸不行。”

于是,大家笑了起来。

老爹无法拒绝,便也卷了一枝松松垮垮的烟,用火柴点着以后,别人是吸,他是吹,很认真地向外吹,发出一种只有五岁以下的孩子才可能发出的呜呜声。

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团,老妈妈更是笑出了眼泪。生活愈艰难,人们愈是有取乐的要求。虽然事后想起来,也许我们分析不清楚,令一个操守严格的人破戒,究竟为什么那么可喜。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穆敏老爹吸烟。

至于老爹饮酒的故事就要复杂一点了。

老爹与大娘是很重视食物的凉性与热性的,他们认为,一切食物都具有凉或者热的属性,非此即彼。例如包谷是热性的,抓饭是热性的,鸡蛋尤其热。如果夏天而又吃了包谷或抓饭或鸡蛋,就容易受热生病。生了这种热出来的病,需要吃凉性的东西。阿依穆罕最喜爱的凉性药用食品是醋拌萝卜丝。遇到老爹染恙,她采取的第一件医疗措施往往便是切萝卜,然后放上少许盐和大量的醋,而老爹吃后,症状立刻就会减轻一些。

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则是在夏季制作清凉饮料。酸奶,浓缩酸奶——大娘把酸奶用干净的白纱布兜起,挂在葡萄架上,水珠滴滴答答地落下,剩下雪白的半流质半固体的浓缩酸奶,实在好吃极了。可惜,做的不多,穆敏老爹不是很爱吃酸奶,而且牛奶脱脂后经常要卖掉,换几个零花钱。

阿依穆罕大娘还用糜米放在瓦罐里,做出了一种既像黄酒、又像啤酒、也像喀瓦斯、还像哈萨克夏牧场的酸马奶一样的叫作“泡孜”的饮料,喝上一口,酸、苦、甜、香、凉、热俱全,我也很喜欢。

但穆敏老爹不满意,他说大娘做的这些都不好喝,不如干脆晾点凉茶。

一九六九年,是我们的小院里栽上葡萄的第三年。这一年,绿的和紫的葡萄圆珠累累,成堆成串,惹得许多嗜食甜汁的野蜂整天围着葡萄架飞,乌鸦与麻雀也常来光顾。

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团,老妈妈更是笑出了眼泪。生活愈艰难,人们愈是有取乐的要求。虽然事后想起来,也许我们分析不清楚,令一个操守严格的人破戒,究竟为什么那么可喜。



“您做的那些饮料都太没有劲，我这次要做葡萄酒。”穆敏向阿依穆罕宣布。

阿依穆罕撇一撇嘴。

秋后，老爹把葡萄摘下来，留出来吃的与卖的。又从卫生院找来两个有刻度的玻璃瓶，每个瓶可装药水五百克的那一种。他让老太婆把瓶子反复洗刷清洁，然后，他用煮过的白纱布挤压和过滤葡萄原汁，先用一个搪瓷盆子把葡萄汁盛起，再通过漏斗，将葡萄汁灌入两个玻璃瓶里。

知道老爹要酿酒，而且是原汁葡萄酒，我也有点兴趣，便拿出两块还是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食品部买到的糯米酒药块，“给，这是最好的酒药，请您把它化开，兑到葡萄汁里。”

老爹看了看它，大摇其头，“不要酒药，不要酒药。”

“不要酒药怎么能酿？”

“这是最好的葡萄酒。好葡萄挂在藤上自己就会变成酒。老王，您没有吃过吗？摘晚了的葡萄本身就有一种酒味儿，哪有酿葡萄酒还要放酒药的道理？”

老爹的话使我将信将疑。葡萄这种东西的成分大概最容易变成酒，有时一串葡萄放的时间长一些，又有外伤，便会发酵，发酵的结果常常是酒香满口，这是我亲口尝过的。但葡萄汁灌到瓶里，再密封起来，自己就能变成酒？如果这样，造葡萄酒不是易如儿戏吗？

老爹信心百倍地把两个药瓶特用的橡皮塞心子塞入瓶口，再把橡皮翻转过来把瓶口严严实实地包起来。现在，即使倒提瓶子，也不会洒出一滴水来了。

两个玻璃瓶悬挂在葡萄架向阳的那一面柱子上，晚秋的阳光把它们照得亮亮的。

一个多星期以后，瓶子里出现了气泡，液体开始变得混浊起来。我有些兴奋，也有些惊慌，把这个情况报道给穆敏老爹。

老爹笑嘻嘻地点点头，眼珠一转一转，满意地摆动着胡须，他说：“就是要这个样子的。”

晚秋是多雨的季节，晚秋的连绵阴雨使瓶子的表面也变得污浊了，气泡也没有了。

我再次去报道。老爹说：“好，好！它要沸腾的，沸腾几次，再平静几次，就变成好酒了。”

晚秋的雨变成了初冬的雪，葡萄秧已经从架上取下来，盘好，

两个玻璃瓶悬挂在葡萄架向阳的那一面柱子上，晚秋的阳光把它们照得亮亮的。



掩埋起来了。葡萄架显得空空荡荡。天晴以后,我透过寂寞的葡萄汁瓶眺望白雪皑皑的天山,望到了一个神秘的变形的世界。

在无风的时候,初冬的太阳仍然是温煦的。透过花花点点的玻璃瓶,我看到,果然,已经平静的葡萄汁又活跃起来了,升腾翻滚,气泡一个接着一个,我感到,那里面不是装了准备酿酒的葡萄汁,而是装了《天方夜谭》里的魔鬼。

北风呼啸,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的前锋已经侵入伊犁河谷,我提醒老爹说:“该把两只瓶子收回来了。”

“不用管它,那酒自身是热的。”

果然,什么东西都结了冰了,然而混浊的瓶子里装着的混浊的葡萄汁还是流动的。气泡没有了,装入瓶子的魔鬼的不安的灵魂又暂时平息了。

直到冬至,老爹才把瓶子收到室内,并一再嘱咐:“酒还没有做成呢,谁也不准动。”

……终于,漫长的北疆的冬天过去了,伊犁河谷吹遍了解冻的春风,到处钻出了绿草芽儿,苹果树花开似锦,葡萄秧开墩见天日,百灵在空中边飞边唱,成双的家燕从南方回到了伊犁故乡,两个没有擦拭的玻璃瓶子,重新迎着太阳挂在了原来的地方。

“魔鬼”又闹了两次,葡萄汁在暴晒下煎熬翻滚,我提心吊胆,怕这两个瓶子像红卫兵武斗用的土造手榴弹一样爆炸。

还是老爹说得对,在经过这样几次沸腾以后,我们的葡萄原汁,不但平静了,而且净化了,不但不再混浊,不再有任何絮状沉淀物,而且没有颜色了,晶莹剔透,超凡脱俗,如深山秋水,观之心清目明。

一九七〇年夏季到来的时候,穆敏老爹把两个瓶子摘下来,擦拭干净,喜滋滋地告诉我:“我的葡萄酒业已成了葡萄酒喽。”然后,他友好地问:“您不尝一点么?老王!”

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殊荣,而且,动乱的岁月,少数民族的朋友,农村的劳动,使我愈来愈爱上了酒,而这酒,又不同寻常,是我亲眼目睹老爹一手制造的,经历了伊犁河谷的秋冬春夏全部季节。

我把一点点“酒”倒在一个小木勺里,用舌头一舔,几乎叫了起来:“这不是酒!这是醋!不,这不是醋,是盐酸!”确实,酸得我舌头像着了火。

……终于,漫长的北疆的冬天过去了,伊犁河谷吹遍了解冻的春风,到处钻出了绿草芽儿,苹果树花开似锦,葡萄秧开墩见天日,百灵在空中边飞边唱,成双的家燕从南方回到了伊犁故乡,两个没有擦拭的玻璃瓶子,重新迎着太阳挂在了原来的地方。

动乱的岁月,少数民族的朋友,农村的劳动,使我愈来愈爱上了酒,而这酒,又不同寻常,是我亲眼目睹老爹一手制造的,经历了伊犁河谷的秋冬春夏全部季节。

“那就更好了，酸，说明有劲！这个酒有劲得很！”老爹点点头，自我夸奖。

在维吾尔口语里，酸、苦、辣往往用一个词。维语中还有一个专门表述酸的词，我忘记了。我想，老爹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辣”，类似二锅头的那种辣了，所以我愈是说酸，他就愈得意地说他的酒造得好，有劲儿。

我把木勺递给了老爹：“您自己尝一尝，我说的不是类似白酒的那种辣，而是咱们拌凉菜用的醋的那种酸。”

穆敏老爹完全不理睬我的分辩，也不肯自己尝，他把木勺里的酒小心翼翼地倒回瓶子，点滴不浪费，然后一丝不苟地塞好瓶塞。他说：“这样的酒是不能随便喝的，我要让老婆子做几个肉菜，再拌一个萝卜，我要请几个朋友来。”

“您请谁来呢？”这使我感兴趣了，因为，老太婆是经常请一些女客来共同喝茶、或者吃苹果、或者吃葡萄的，至于老爹，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请客呢，更不要说请客饮酒吃肉了。

这个问题难住了老爹，他的面孔变得严肃起来，看来他在认真思索，他终于变得十分惶惑了。“是的，请谁呢？谁是我的朋友呢？好像都是我的朋友，又好像都不是……”

一个月过去了，老爹没有请人来，我也不再想喝那两瓶酒。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视着放在窗台上那两瓶非酒非醋的液体，我甚至为它俩觉得有些寂寞。

一天夜间，大雨刚住，大约有一点半钟了，我们都已睡熟，忽听门外大呼小叫：“老王！老王哥！”随着叫声，还有一片哄笑。

我起床披衣去开院门，只见大队民兵连长艾尔肯和会计独眼伊敏还有邻近队的一个精悍的青年人在那里，三个人酒气熏天。艾尔肯放低了声音说：“老王哥，今天晚上在我家有个聚会，结果，三瓶子伊犁大曲都喝光了，巴郎子们还不满足，还要喝，我们去了经常贮酒的教员达吾德家，又到了公社干部穆萨哥家，不巧，他们的酒都喝完了。听说穆敏哥家有两大瓶自酿的酒，请你向穆敏哥要来，带上酒，与我们一起走。”

“那酒……”我正迟疑着，老爹已起身走了出来，他拿着那两瓶酒。原来，他已听到了艾尔肯的话。老爹的样子非常愉快，好像十分乐于为这两瓶“酒”找到这样体面的出路，好像他早已在等待需要

老爹的样子非常愉快，好像十分乐于为这两瓶“酒”找到这样体面的出路，好像他早已在等待需要他的酒的人的到来。



他的酒的人的到来。

“拿去吧！这酒的力量可大了！啊！”

“走，老王哥，我们一起走！”艾尔肯接过酒，欢呼道。

“请别生气，我不去了，我已经睡了……”

“睡觉算什么？去您的那个睡觉吧，我们过去睡过觉，今后也要睡觉的，我们有的是时间睡，有问题吗？没问题。如果您去了，啊，我们的聚会就真正抖起来了！”艾尔肯喝得已经有点站立不稳，一面摇摆着他那健美的身躯，一面喘着气，做着手势，口若悬河。

艾尔肯是我们大队的一个机灵鬼，他的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故事我将在另外的小说中讲，他的盛情是不能拒绝的，有时我甚至觉得我是需要他的保护的。于是，我跟着三个青年去了。

艾尔肯家里肉味儿、洋葱味儿、茶味儿、烟味儿、奶味儿十足，酒气熏天。人们靠墙坐着围成一圈，中间是饭单铺在毡子上，饭单上杯盘碗盏狼藉，酒已经喝到了八九成，由于酒没了，大家在喝茶，抽烟，东一句西一句地唱着歌。看到我们进来，一片欢呼，既是对艾尔肯手提着的穆敏老爹造的两瓶“酒”，也是对我。

我看到在座的有大队干部、有社员、有一名公社干部，还有一名正在公社搞“斗、批、改”的宣传队员，也有一名被宣传队揪斗、最近又解脱了的社员，有两派群众组织的头目。艾尔肯可真行，虎、牛、羊、鸟、鱼都能被他拉到一起吃酒赴宴。

艾尔肯拿起一个小小的酒杯，把老爹的“酒”满满地斟上，充满感情地先发表了一通对我的颇多溢美的“致敬演说”，然后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将这杯酒敬给了我。

再无别的办法，为了民族团结，为了与农民的友谊，也为了伊犁河畔父老兄弟对我的深情厚意，我拿起这杯酒，一仰脖，咯地吞了下去。

我整个嘴都是火辣辣的，我张大了口。我的表情使座上众客体会到了酒的力量，纷纷议论：“好酒！赛过伊犁大曲！穆敏老爹做的还能有错！”

过了一分钟，刚刚闭上嘴的我忽然辨出了一丝沁人心脾的幽香，我立刻忆起了这酒的前身前世，在一个轮回以前的玫瑰紫葡萄的甘甜、芬芳、晶莹、娇妍。原来这酒并不像我上次用舌尖在木勺里舔了一下时所想的那样糟，它当然不是醋，更不是盐酸！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样的夏的阳光，秋的沉郁，冬的山雪和春的苏醒？醋和盐

……刚刚闭上嘴的我忽然辨出了一丝沁人心脾的幽香，我立刻忆起了这酒的前身前世，在一个轮回以前的玫瑰紫葡萄的甘甜、芬芳、晶莹、娇妍。……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样的夏的阳光，秋的沉郁，冬的山雪和春的苏醒？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样的葱郁与辽阔？酸涩之中仍然包含着往日的充满柔情的灵魂？